



幸福中国红

■ 陈雨

北方小年过后，神州大地晕染出红色的氛围。春节红不只是颜色，而是融合驱邪纳福、团圆喜庆、文化认同三大内核的立体表达，既扎根春联、灯笼、鞭炮、红包、剪纸等传统习俗，也活跃于全球舞台与当代设计。

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春节的红色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。从古代红色纸封到现代的数字祝福，春节红色文化经历千年演变，同时也融入新的时代元素。

春节红色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红包（压岁钱）。红包古称压岁钱，可追溯至汉代，最初并非流通货币，而是佩戴在身上用以辟邪的护身符。到了宋代，红包演变为用红绳串起的铜钱，明清时期逐渐定型为用红纸包裹的红包。这一传统习俗不仅承载着长辈对晚辈健康平安的祝愿，更蕴含着中国人独特的家庭伦理与人际关系哲学。民俗学者指出，红包中的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、喜庆与生机，而包则体现含蓄、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。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馈赠，成为中国人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。

红色在春节中并非随意选择，而是历经了千年沉淀的文化图腾——远古时期源于对太

阳与火的自然崇拜，汉代确立为朝代象征色，唐宋后深度融入年俗，至明清成为春节不可替代的精神底色。其核心内涵源于“年兽传说”——百姓用红纸、红灯、爆竹驱邪，使红色升华为平安与吉祥的具象符号。

以红纸春联、朱砂福字、红灯笼、中国结、红围巾、红窗花、红蜡烛、鞭炮等为典型，覆盖家居、街巷、商场等场景，强调可触摸的年味。

而且，中国红已成国家文化名片，亮相联合国总部等全球地标，通过灯光、舞狮、书法等实现跨文化传播。

不同品牌更是将红转化为情感语言，节日里的商场、超市、乡村集市，以及购物街、社戏庙会，红成为主色调。手提袋、包装盒、包装箱、悬挂的巨幅广告等春节元素都以红为耀眼的光芒，彰显喜庆、幸福、美好的夙愿。

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，春节红色文化也迎来新的变化。数字红包的出现打破了地理限制，让海外游子与家乡亲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。电子红包不仅方便快捷，还衍生出各种创新形式，如随机金额的拼手气红包、可附加语音祝福的语音红包、结合AR技术的互动红包等，让传统习俗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。

同时，春节红包也已成为企业连接用户的重要场景。各大互联网平台每年推出的红包活动，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，更是文化创意的展示。有些企业将AI绘画与红包结合，用户

可生成专属春节画作，有的剪纸红包融合非遗元素，有的数字藏品红包将传统文化以崭新形式呈现……企业红包活动正从单纯的营销转向更具文化内涵的互动体验，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红包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。

春节红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发展，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也彰显社

会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。从古代红色纸封到现代的数字祝福，春节红色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。

中国红，如奔流不止的江河湖泊，成为中华民族联系亲情、表达幸福、感受温暖、祈愿美好生活的生动表达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年味香满院



■ 孙福攀

推开老家厚重的木门，那股熟悉的甜润香气，像等候多时的故人，融融融扑了个满怀。那是白面与酵母在光阴里静静相守后，被滚烫蒸汽唤醒的芬芳。它丝丝缕缕，从灶房的门窗漫溢出来，充盈了屋檐下的每一寸空气，浸透了院里那株老枣树虬结的枝干，也染香了墙角几丛过冬的枯草。这便是年节的序幕，由一笼笼热腾腾的馒头悄然揭开。

灶房里，早已是另一番天地。屋外天寒地冻，此处却暖雾氤氲，白茫茫一片，恍惚间如入云絮之乡。母亲是这“云中宫殿”的主宰，她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站在阔大的枣木案前，衣袖挽起，露出一截被岁月磨得温润却依然有力的手臂。发酵好的面团胖乎乎、白

莹莹的，像一方柔软的玉，静静卧在巨大的陶盆里，覆盖着湿润的笼布。母亲探手进去，只一揪，便扯下硕大的一团，稳稳落在案板上。接着，撒上一把薄薄的干面，那双手便开始运作——不是揉，是揣，是捣，是全身气力与那团柔韧之物的对话。掌根压下，推出，收回，面团发出沉闷而悦耳的“噗、噗”声，仿佛一声声满足的叹息。

重头戏是捏枣花馍。这已非单纯的食物制备，而是一场指尖上的仪式。母亲取一小块面团，三两根巧指来回搓捻，便是一条匀净的长蛇，接着两端一反一正轻轻一卷，中心按上一枚浑圆深红的枣子，便成一朵含蕊待放的花；或将面片交错叠起，中间以筷轻轻一夹，瞬时化作振翅的蝴蝶，再缀上红枣的眼睛，便有了灵动的生气。妹妹手巧，也凑在一旁学着

捏，手里的面团总不那么驯服，不是“花瓣”厚薄不均，便是“蝴蝶”显得笨拙。母亲不言语，只含笑接过，指尖这里一拈，那里一拨，那不成形的面疙瘩，顷刻间便有了模样。我和父亲负责将柴火送入灶膛，干燥的劈柴在火中噼啪作响，金红的火舌欢快地舔着黝黑的锅底。铁锅里水已煮沸，白色的水汽一股股冲上来，撞上高高的、厚重的木质锅盖，又被挡回去，在灶房里积成愈来愈浓的、带着麦香的云雾。

第一笼馒头出屉的时刻，总是最庄严的。父亲一声“好咧”，母亲便示意我们退后一步。锅盖掀起，积蓄已久的热浪轰地一声奔涌而出，挟着更浓郁十倍的馍香，瞬间吞噬整个灶房，又从小小的窗口汹涌地扑向院落。蒸汽渐渐散开，笼屉里便现出一座座胖墩墩、白生生的“小山”。普通的白馍，浑圆饱满，表皮光滑如凝脂，微微裂开一道口子；枣花馍则雍容些，枣的深红点在莹白的面体上，鲜艳夺目，一朵朵静卧着，确乎是能入口的、温存的繁花。

母亲顾不上烫，用筷子飞快地将它们一一拣到洗净的林桔盖帘上晾着。我迫不及待伸手，母亲便笑着拍开，却总会挑一个裂口最漂亮的“笑馍”，或一朵小巧的枣花，塞进我手里。新馍滚热，烫得左手颠到右手，右手又颠到左手，却舍不得放下。待稍凉，一口咬下去，外皮微韧，内里却是无比绵软，麦甜与枣的香甜在口中化开，那股热乎乎的气息仿佛一下子暖透了全身。

天色向晚，鞭炮声零星响起。一帘帘、一筐筐的馒头，整整齐齐码放在厢房的凉快处，像列队的士兵，等着走亲访友，或是慰藉家人一整年的辛劳。院子里，浓郁的馍香久久不散，缭绕着低矮的屋檐，渗进新贴的春联红纸，也沉入脚下被踩得坚实的土地。这香气，是粮食的灵魂，是手工艺的温度，是家宅的安宁，更是年节最朴素、最深厚的底味。我知道，往后的许多天，推开们，这股香气都还会在那里，守着一院子的清静，也守着一段被蒸汽濡湿的、永不褪色的团圆时光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■ 赵仕华

年，是由动词组成的。先动起来，总是在掌心——那张被反复点开、终于抢到的车票，屏幕暗下去又亮起，指纹叠着指纹。然后，声音开始动了。电话里，母亲那句“哪天回来”，尾音却总是新的，微微发颤，像灶上刚沸的水。

迁徙，是最笨重也最轻盈的动词。车厢里，行李塞满置物架和过道，臃肿如结实的拥抱。有人蜷在座位一角熟睡，发丝随铁轨震动而轻颤，仿佛正驶过某个安宁的梦。窗外田埂飞速倒退，站台灯划过脸庞，明明灭灭，像在计数归途的心跳。没有宏大的宣言，只有异乡的游子们，同时完成一次沉默奔赴——朝着名为家的方向。

炊烟，是动词在呼吸。厨房是年的腹腔，咕嘟作响。刀在砧板上起落，节奏沉稳，像在雕琢时光。腊肠被绳结分段悬挂，油光缓缓下坠，接住窗外的暮色。妻子揉着面团，手腕裹挟着母亲当年的弧度。油锅里的圆子滋滋翻滚，金黄的颜色染上指尖。食物熟成之前，年味先浸透了掌纹。



年是一串动词

守岁，是动词最轻的顿号。零点前的片刻，孩子起身关窗，母亲整理果盘，妻子低头查收信息。某个瞬间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静默——电视喧闹声退为潮汐，暖气管传来楼上邻居的轻咳。就在这呼吸的间隙里，旧年松开了手。没有钟声，每个人只听清自己的心跳，像光阴漫过心房时，留下几枚温热的脚印。

祝福，是动词的枝蔓。“新年好”三个字，被手写出、键入、或脱口而出时，质地各不相同。孩子作揖时躬得太深，衣襟扫过地面；朋友的拜年语音里，带着鞭炮的响声；祖父递来红包，封口还粘着一点面粉……祝福送出的刹那，便生成细小的根须，将亲情、友情缠成一片温热的丛林。

最后一场动词，属于灯笼与谜语。长龙游过街巷，舞龙人的汗珠甩进火光，滋啦一声。灯谜纸条在风中轻旋，墨字缓缓晕开。猜谜的老人抬起手，为身边的老伴扶了扶歪斜的绒帽——那动作极慢、极稳，仿佛猜了一辈子，谜底不过是这一个瞬间。

夜深散场，走入尚未打扫的街，满地碎红是动词褪下的壳。空气中硫磺的味道渐渐稀薄，像一场盛大的行动徐徐收尾。双手伸进口袋，触到出门时母亲塞过来的熟鸡蛋，暖呼呼地贴在掌心，像一颗小心脏在安睡。温度从指尖缓缓爬上臂弯，渗入奔流的血脉，它将持续地轻声讲述——在日后某个疲惫的黄昏，当你无意识说出半句乡音的刹那，定会想起今夜掌中这微弱暖意温暖心灵的时刻。

动词从未停歇。它只是从锣鼓喧天的街巷，转入血液深沉的流速，从门楣上鲜艳的对联，沉潜为你骨髓里悠长的回音。

此刻，这枚温热的鸡蛋正随着我的步伐，在衣兜深处轻轻叩响，仿佛在丈量从今夜到下一个彼岸之间，所有寂静而必需的路程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■ 王同举

新春佳节，插梅清供，是古人追求的年俗雅趣。折一枝寒梅插入瓶中，置于案头，屋舍含香生雅，顿觉岁月静好。

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写冬日插梅的讲究：“必须龙泉大瓶、象窑敞瓶、厚铜汉壶，高三四尺以上，投以硫磺五六钱，砍大枝梅花插供，方快人意”。时值春节，寻得虬劲多姿的大枝梅，配上古雅的瓶壶，以硫磺养枝，让寒梅在室内久绽，枝桠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偌大的瓶器衬着疏梅，犹如将一片梅园缩于案头，年节的雅意便从这一枝梅开始铺展。

并非人人都追求这般阔朗的意趣，寻常人家插梅更显朴素的温情——无需名贵的瓶器，不必繁复的技法，寻得几枝梅，折取插入粗朴的陶瓶中，以清水供养便可。寒室之中，梅枝亭亭，肌肤若冰雪，却在清冷里绽出芳华，岁宴时闻得满室暗香，让光阴有了生生不息的暖意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年节，也少不得一枝梅的雅韵。第五十回芦雪庵赏雪联诗，宝玉因诗才稍逊被罚，踏雪往栊翠庵向妙玉乞梅。栊翠庵的梅开在雪地里，冰清玉洁，超然脱俗。宝玉寻得一枝红梅，插瓶而供，便成了大观园里年节的一抹亮色。雪的洁、梅的艳、人的雅，相融在一枝梅里，让大观园里的年多出几分清逸雅致。

过年少不得扫尘、置酒、贴联，而插梅清



梅香迎春

供，却是把雅趣揉进了年俗的烟火里。一壶米酒、一盘荠菜、案头一枝梅，便让乡间年节生出无限诗意。陆游爱梅成痴，冬日里“把酒梅花下，不觉日既夕”。新春时节，很多文人会折取寒梅，插于案头，与梅对饮，临梅赋诗，以梅香伴新年。

纳福迎春，折一枝梅插于瓶中，清香漫出，绕着案头的春联，绕着灶间的烟火，绕着

家人的笑语，便觉春可期。不必求繁文缛节，不必迫热闹喧嚣，一枝梅，便将冬日的寒化作新年的暖，把独处的清化作团圆的甜。

插了梅花便过年，插的是一枝岁寒清韵，过的是一世人间温暖。梅香袅袅中，旧岁的烦恼皆散去，新年的美好皆可期，而梅花身后，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，已踏着梅香缓缓走来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